



幼林里的墓碑



7247.5
425
3

BK35/04

丛林里的墓碑

木 青

北京图书馆
藏书

福建人民出版社

A688897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为抢夺胜利果实，进兵东北，挑起内战。潜伏松江市的一股“光复军”匪徒，利用日本侵略军投降时私下移交给他们的一座秘密军火库，扩充兵马，兴风作浪，妄图搞垮我东北根据地。这股匪徒胁迫一群饥寒交迫的流浪儿为他们偷运军火，并拟定了一旦阴谋败露，即引爆军火，炸毁松江市的恶毒计划。

我驻松江市守卫部队派出侦察员，教育、组织受骗的流浪儿与敌周旋，侦破匪徒的行动计划，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斗争，终于夺取了秘密军火库，将匪徒一网打尽。

小说着力描写了陈喜、小豆子、小忙子、狗剩儿等流浪儿的痛苦遭遇和他们在党的教育下献身革命的成长过程，故事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形象鲜明感人，语言富有乡土气息，是部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作品。

幼 林 里 的 墓 碑

木 青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 11/16印张 168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1,500

统一书号：10173 148 定价：0.58元

第 一 章

“天亮了，快出来！”

在一片瓦砾场中间，一块大青砖动了一下，钻出个蓬头垢脸，只穿条小裤叉的男孩子，尖声拉气喊了一声。他两手攥拳，揉揉眊目糊，望那东边刚露头的火红太阳，有些刺眼，微微眯缝着。一股裹着白糖似的甜丝丝的晨风，从被瓦砾压得东倒西歪的榆树丛中吹过来，令人觉得分外清爽。他大张开嘴，深深吸了一口，又呼地吐了出来，象要把窝在肚子里的污秽空气一下子吐尽。这孩子，约有十五、六岁，左眉梢有道伤疤，在满是油泥的椭圆脸上，只有一双不算大的眼睛异常清亮。

“陈喜儿，快拽我一把！”

从他刚爬上来的那个小洞口里，又钻出个脑袋，大耳、大眼、大嘴，活象庙里的泥菩萨，由于肩膀宽，洞口小，身子往外挤挺困难。

“小忙子，就你笨！”

陈喜踏着砖头瓦块，三蹦两跳来到洞口，伸手刚要拽，又缩了回来，“嘻嘻”笑着，用黑脚丫子点呼挤在洞口的小

忙子的脸和嘴：“你咬，你咬！”说着，两条腿掉换着跨脑袋：“一个，两个，三个……”

“我儿，跨你爹有罪，等我上去搯你！”

“那你就别上来啦！”陈喜继续跨着，尖笑声给这死寂空荡的瓦砾场增添了一些活气氛。

小忙子赌气挤出肩膀，腾出两只胳膊，撑着洞沿儿，十分吃力地爬了上来。这是个比陈喜壮实得多的半大小子，岁数和个头倒还相仿。陈喜以为小忙子要追打他，轻巧地跳出圈儿外，撒丫子就跑：“叫你追，叫你追！”

小忙子没理会，转过身，单腿跪下，冲洞口喊：“小豆子，狗剩儿，快上来！”把手伸下去，很快拽上个顶多不过十二、三岁的小嘎儿，圆圆的脑瓜儿象刺猬，一对眼睛滴溜溜转，跟玻璃球差不多，不用说，这个叫小豆子；接着，又把跟小豆子一般大小，长瓜脸儿，鼻子下抹了两道黑鼻涕糊的狗剩儿拽了上来。然后，挪动一大块青砖，把洞口堵上。

太阳象个大红火球，不声不响地爬上树顶，映得天地红堂堂。两只家雀在墨绿的树叶间追逐嘻闹，吱吱喳喳，一直追到蔚蓝的天空，又向北边城里飞去。这左近静极了，静得除了鸟雀和虫子的叫声外，再没别的声响。一个月前，八路军打进这个北方大城松江市。随着日本鬼子的无条件投降，座落在南郊，为祭奠鬼子亡灵的“忠灵塔”也被轰毁了，形成大片瓦砾场。陈喜他们四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从瓦砾中发现一个洞口，下去一看，竟是个从未见过的漂亮得连做梦也不会梦见的“宫殿”。他们私下约定，谁也不告诉，每天

擦黑后下去，一早钻出来。

近来，白天他们有了营生干，正给一个什么老板往乡下运货，虽说每天累得筋疲力尽，但价码很高，推一带车子半块现大洋。这桩大方得惊人的美差事，是教他们武艺的九条龙师傅揽来的。日子总算比一个月前好过了些。

小豆子爬上洞口，习惯地先望望城里最高楼顶上那面鲜亮的、迎风飘展的大红旗，旗下面那座楼，原是日本人的警察署，现在归了八路军，叫“松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不知怎么，这一阵子，在他只知苦不知甜的幼小心灵里，逐渐生出一种担心：怕那面大红旗突然被什么人拔走。究竟那面大红旗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拔掉那面大红旗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坏处，他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觉得现在比以前强。

他指着远处飘飘呼呼的红旗，招呼向前走去的小忙子：

“大哥，你看，那面旗还在！”

憨实的小忙子，一手领着不爱说话的狗剩儿，回过头来说：

“我看见了！快走，晚了又得挨揍！”

小豆子光着脚，在高低不平的砖瓦上小心地走着。天气开始凉了，冷丁从洞里出来，些微有些打颤，不过这对冬天也不过披个麻袋片儿的小要饭的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他顺手捡块涂着金黄颜色的砖头，用手摸摸，怪光滑的，再用指甲抠抠，特硬，连个印儿也划不出来。他想起来了，这是起先“忠灵塔”上刻的金字。哈！一个月前，这“忠灵塔”

好神气，满洲国人，不对，中国人离老远就得弯腰，连正眼看一下都不行，现在可好，炸得稀烂，连“忠灵塔”三个金字也踩在了脚底下，真是变了，变得太厉害了。……

小豆子正这么想着，灵巧得象只猴子似的陈喜，跑了过来，一把拉过他的手：

“你咋还磨蹭，明儿把你扔下！”

小豆子仰起脖儿，把手里涂着金色的砖头递给陈喜儿：

“喜子，你说这上真有金子吗？”

“有个屁！”陈喜抓过砖头，撇出老远，拽着小豆子去追赶小忙子、狗剩儿。

走出瓦砾场，是片毛绒绒的草坪，过草坪向东，是原先鬼子的南大营，这会儿也叫八路军的炮弹炸得东倒西歪，豁牙露齿了，丑上去有些瘁人。他们顺草坪往西拐，西边有片树林子，白天进去都黑呼呼的，地上，树干上，尽是深绿色、摸上去有些发粘的苔藓。林中有个小湖，湖水黑蓝黑蓝，据说多少百年前就有这湖，从来没干过，不管打出多少桶水也不见少。日本人曾架上抽水机往外抽，用这水浇灌附近的草坪和花坛，可是，湖水老是浮溜浮溜满着，跟一点没抽出来一样。老辈人说，这湖底下有个龙嘴，和东海连着，一万年也干不了。穿过树林向北，很快来到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土道，这是松江市西郊唯一一条连接城乡的大土道。土道这头，也就是出西城不远，原是一座十分漂亮的日本神社，鬼子在这儿定期向日本天昭大神朝拜。四周是水磨石矮墙，东侧并排有三个小角门，与一般公园不许车辆通行、只能通

过一个人的那种小角门一样。院内正中，矗立一座二层小洋楼，水泥结构，清堂瓦舍，特别明亮。门前，是个菱形大花坛，用鸡冠花，茛苕草之类摆成各样图案。大花坛周围还有小花坛，甬上去花团锦簇，甚是好看。这中间还穿插着砖铺的甬道，甬道两边是修整得齐唰唰的榆树丛。小楼西侧，孤零零立着几座尖顶小木房，象几个披着头巾，忧郁、阴森的老太婆立在那儿，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现在，这儿已被八路军接管，把神社那套神龛神象扫除一尽，挂起了“松江市革命烈军属保育院”的牌子。

由于这块儿地势高，多年来又神秘莫测，禁绝中国人靠前，因此形成与世隔绝的局面，眼下虽说换了天地，但人们旧有的心理状态却不容易改变。

南边岗下，也就是紧靠土道旁，有一溜儿四间平房，这跟上边的“仙境”，恰成鲜明对照。里边住着些为日本人侍弄花木的“博役”^①，现在大部分人仍然留用，由军管会开付工钱。

这一连几天，陈喜儿他们四个必得经过这儿去接车，每次都以极其羡慕的眼光望望矮墙里上早操的孩子们。有一回，小豆子捅捅陈喜，咂着嘴说：“咱们啥时候也能象他们那样美气就好了！”陈喜心里虽也这样想的，嘴角却使劲撇着说：“你眼馋啦？哼，我可不，当个甩手自在王多好，天老大，我老二！”说着，拣起一块石头，照保育院孩子撒

^①日本人管勤杂工人叫“博役”，这里指花匠。

去，“去你妈的，别臭美！”就势把一个孩子打哭了！里边有人说：“这是野孩子，别理他们！”陈喜大声骂：“放你妈的屁，你才是野孩子呢，我是二天王，专管你们，不服出来摔一跤，谁赢管谁叫爹！”里边孩子哄哄地喊叫，要不是一个女老师拉劝，真备不住打起来。那女老师走过来，对陈喜和和气气地说：“小弟弟，不要打架，要讲团结，你们都是无产阶级嘛！”陈喜歪头望望那位女老师，尽管对“团结”，“无产阶级”这样新词儿还不懂得，但有一点他清楚，这话里没有坏意思。搁那儿，他不再往里头撇石头了，不过并没因此消除对保育院的敌意。包括小忙子、小豆子、狗剩儿在内，都还怀着一种难以觉察的恨劲。事情是这样引起的：每天他们经过岗下平房时，总要从门洞里蹿出四条串种大狼狗咬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喊“主人看狗”，主人也不出来，甚至有回里头一个人瞪眼看着狗咬，也不吱声。陈喜和小忙子暗暗发狠：等着瞧，早晚把狗给你整死！

昨儿早，他们终于采取了行动，把好些小钢针插在烧得喷香的家雀身上，等狗出来咬，便甩了出去，其中一条“四眼儿”狼狗“唬”地抢在嘴里，就势扎烂了嘴里子，疼得吱哇乱叫。直到晚上他们推完车回来，那狗还在门口打滚儿叫唤。小豆子扭着，非常解气，跺脚吐唾沫：“该！该！再叫你坏！”

这会儿，他们又经过岗下平房，陈喜故意唱唱咧咧，看狗还厉害不。不料，光听到几声单调的“汪汪”声，却没见出来。细一看，三条狗全拴上了铁链子，唯独少了那条“四

眼儿”。

小豆子说：“准是疼死了！”

小忙子说：“再不叫唤得太厉害，主人杀了吃肉了。”

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以后经过岗下平房，再不用担心狗出来咬了。

他们四个象散兵，在满是车辙沟儿的土道上离离拉拉往西走。陈喜儿走道没形儿，左右乱晃，跟喝醉了酒差不多，嘴上吹着流行小调儿，眼角还一个劲儿挑逗小忙子。小忙子不爱吱声，反应也象有些迟钝，敞着坎肩怀儿，黑得象挂鳞似的肚囊子腆腆着，有时陈喜把他逗急了，才冷不防伸腿儿下个绊子。他俩身后，各跟一个兵，这也和性情有关系，爱动的小豆子，喜欢陈喜，老实的狗剩儿，喜欢小忙子。别看他们年龄、性情各不同，彼此也断不了撩骚，逗闷子，可从没红过脸，也从没给谁使过坏，这好象已经成为天经地义的准则了，谁要那样，就等于自动退出去，谁也不理他。相反，要是别人欺负了他们其中的一个，那他们全都会扑上去，即或玩儿命，也在所不惜！

走了不长时间，右前方出现一片小树林，小忙子四下瞧瞧，没人，赶紧拉狗剩儿蹿进去，里头明打明的摆着两辆装满草袋包的带车子，跟前没人，就象没主儿一般。狗剩儿从草袋包上拿起早就拴好了的拉绳，搭在肩上，小忙子在后攥住车把，用肚子猛一顶，车子起动了，两人先上了路。继后，陈喜和小豆子也推着另一辆车跟上来。这车死沉死沉的，简直就象一块铁疙瘩，拉不多远，就累得嘘呼带喘。至于上

边装的啥，他们压根儿不知道，因为当初九条龙师傅有言在先：一，接货，交货，两头不见人，不许停留寻主；二，车上拉的啥不许打听，不许偷看。若是违反以上两条，不仅不给钱，而且打死活该。

太阳升得老高了，路上行人仍很少。这时节还是采山货的旺季。山里的山梨、山葡萄、狗枣子、榛子、猴头蘑菇、金针木耳……还有名贵的药材：人参、桔梗、地龙骨、八卦牛等，应有尽有，至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飞禽走兽之类，那就更不用说了。庄稼人哪有功夫进城啊！因此，眼下在这通往山里的大土道上，不要说一清早，就是大天白日，行人也是稀稀拉拉，很长时间见不着一个人。

走过西头葫芦崴子^①木桥，前边出现一片开阔地，道南是片黑绿色的豆子地，道北是快要罢园的香瓜地，再往西，便是黑黢黢的歪把山了，那里正闹胡子^②，一般人不敢去。

刚病好的狗剩儿，本来身上就够虚弱的，再加拉这么重的车，早就浑身透汗，两腿打颤儿了。小忙子心疼狗剩儿，说：

“狗剩儿，把绳子扔车上，我一个人推！”

“不！你推不动！”

“什么不，别等我……撞你！”

狗剩儿停下，用胳膊抹抹脸上汗，蔫儿蔫儿的瞅瞅小忙

①河湾。

②指土匪。

子，有气无力、又带几分哀求地叫道：

“哥……”

小忙子走到前边，脱下破坎肩，给狗剩儿穿上，替他擦擦脑门儿上的汗：

“别拉啦，听见没？在后头跟着。”

“你也……”狗剩儿望着小忙子脑门儿满是细密的汗珠，想说什么。

“别说了，看我插你！”

别看小忙子总说“插你，插你”，可他一次也没插过狗剩儿，这点狗剩儿最明白，无非是为了加重语气，让对方别拧着自己的意思罢了。这小忙子真是个犟牛。

狗剩儿把绳子甩到身后，攥着不放，小忙子硬是抢过来，扔在车上。

狗剩儿又叫了一声：

“哥……”

这狗剩儿，原本跟爹娘从山东老家逃难来的，两个月前在城里要饭，皆因染上伤寒病，爹娘双双死在阳沟里，被警察狗子用铁勾子搭上垃圾车，拉走了。狗剩儿哭得满地打滚，非要跟爹娘一起去不可。当时小忙子正好看着，双手抱起来，好不容易才哄住。搁那儿，小忙子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要来的一点吃食让给狗剩儿，并且和陈喜、小豆子一起，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掏弄点药，给狗剩儿吃上，治好了伤寒病。

小忙子担心狗剩儿又犯病，忙用手摸摸他的脑门儿，还

好，不热，问：

“狗剩儿，你饿了？”

狗剩儿刚把头一点，又连连晃头：

“不，不饿！……”

小忙子不傻，叫住赶上来的陈喜儿：

“站下，我饿了，弄点啥吃的！”

陈喜那带疤的左眉挑了挑，现出一副滑稽相：

“我说少爷，山珍海味弄不来，挺着点儿吧。”

小忙子踢陈喜屁股一脚，用眼神儿指指狗剩儿。陈喜立刻明白了，连说：“有！有！”抬胳膊指向前边快罢园的瓜地，“我去看看，兴许还有。狗剩儿，你等着！”说着要去。小忙子一把拉住，说：

“咱把车推到前边藏起来，别叫看瓜老头把车抢去。”

“大哥言之有理！”陈喜双手抱拳，推车便走。这个家伙，天生乐天派，就是死难临头，也不会说一句泄气话，因为常钻戏台底下听戏，听大鼓相声，学了一口文白相间的嘎话，再加上常在街面上逛，流氓地痞的一套，也学得满滑腾。说来，他也是个苦瓜子，家住离歪把山不远的榆树屯，前二年，林场把头曹光旦逼他爹大风天伐木，结果被两搂粗的红松砸成肉饼。不久，曹光旦见他妈长的俊，硬逼他妈作小，他妈不从，半夜上了吊，临终嘱咐儿子一定要活下去，别断了陈家烟火。陈喜虽埋着仇恨活下去，却自小看透了人间不平，决心做个甩手自在王，活一天玩一天。

两辆带车推到山根儿石砬子后，陈喜用嘴努努瓜地当间

儿的看瓜窝棚说：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去看看老头干啥，完了再下手。”

小忙子知道陈喜灵巧，办这事最合适，但多少也有点担心，嘱咐道：

“你可小心，别叫镰刀砍着。”

陈喜把嘴一撇，象说：“这点勾当，手拿把掐！”哧楞一声，蹿了出去。

地里的露水很密，踏上去，两腿全是水。虽说瓜地快罢园了，但细看去，在深绿色的叶子下，或不算干巴的蔓子下，还挂着不少香瓜。人说“歪瓜裂枣”最甜，这一阵子又旱，水气不大，一准好吃。陈喜猫着腰，绕到瓜窝棚后，轻如松鼠，很快到了窝棚跟前。他侧耳听听，听里头有人没。可他这耳朵刚往秫秸扎的窝棚墙一凑，立时一激冷。只听里头在喝酒划拳：“哥俩好哇，五魁手哇，全来了哇……”他纳闷儿，这是谁在喝酒？看瓜的穷老头子哪来这么大兴致？为了看个究竟，他贴秫秸墙往门口挪了挪，顺掉泥的墙缝儿往里一瞧，不禁又是一愣，原来喝酒的两人中，有一个竟是教他们武艺的九条龙师傅：酱块子头，眼睛、嘴象方木头上点仨黑点儿，敞着怀，胸脯和胳膊上印着九条龙，跟江湖上卖艺的一般，据说是搁香火点的，一辈子也掉不了；那身上的肉，一疙瘩一块的。陈喜儿和他的伙伴儿一向怕这师傅，因为把师傅惹翻了，不打半死也好不了。不过自打八路军进城，这九条龙很少在街面儿上露头，也很少教他们拳脚，而且见

面儿说话也比以前和气了，再没打过他们。其实，这师傅也没教过他们什么真本事，除了传授些偷摸的招数，再就是如何越墙逃跑。起心眼儿说，他们对这位师傅非但不尊不敬，还有点恨。这一二年，他可算把他们搜刮苦了。陈喜心里划魂儿：这九条龙咋跑这儿来啦？冲啥一早喝大酒？他心里想着，眼睛却继续撒目，但见两人身边各撂一把张着大机头的匣子枪。他心说：我的妈，这不是胡子吗？陈喜转身刚要走，忽听墙那边还有勺子碰锅的动静，为了看个仔细，他决心再冒一次风险，探着步，一点一点挪到墙角，用一只眼，贴边儿瞅了瞅，不料又是一惊，那曾经害死他爹妈的大把头曹光旦，晃着锃亮的秃脑袋，撸胳膊绾袖，正在用勺子豁拉锅里的饺子。他糊涂了，这倒是怎码事呀？那看瓜的老头儿哪儿去了？这仨扒拉杆子打不着的人咋凑这儿又吃又喝？渐渐，他产生了一种急于报仇的心理。自爹妈死后，他就暗暗发过誓：一定找机会宰了曹光旦，要不就不是爹妈养的！今几个仇人相见，说啥也不能放过。可怎么下手呢？窝棚里还有俩拿枪的，弄不好干等送死。再说，狗剩儿病刚好，饿得不行，正等他弄点吃的。想了一归遭，还是先吃饱了再说。这时，他一双机灵的眼睛盯上了那锅快煮熟的饺子，心想，这要是捞出来给狗剩儿吃多好，又经饿又保养身子！他脑筋一转，来了章程，悄悄退走，回到小忙子身边。

“该着狗剩儿有福气，一会儿吃饺子！”陈喜兴冲冲说。

“说正经的！”小忙子顶他一句。

陈喜挤挤眼儿，现出一副神秘狡黠的面孔，搂着狗剩儿、

小豆子脖子，探着头，将方才见到的情形说了一遍。

“不行，不行。”小豆子为难了，“别叫人家抓住。”

“去你的，胆小不得将军做！”陈喜眨着发亮的眼睛，说出如何把饺子捞来的办法。小忙子想想说：

“中，见不好你就蹊回来！”

商量一定，陈喜带小豆子，往瓜窝棚摸去，小忙子和狗剩儿奔了瓜地。

突然，小忙子和狗剩儿跟头把式边跑边喊：

“不好啦——八路军来啦，八路军来啦——”两人很快钻进了树林。

这喊声，惊动了正在窝棚里喝酒的胡子，各自抓起枪，撒丫子钻进了不远的高粱地。曹光旦扔下勺子，正准备躲藏，陈喜顺手抓起酒瓶子，从后头蹿了出来，照曹光旦后脑勺“咔嚓”就是一下，大把头象块门板，连声也没来得及吭，直溜溜倒了下去。趁这工夫，小豆子操起笨篱，三下两下把锅里的饺子全捞进了盆里，回手又抓起桌上的烧鸡，两手端着，猫腰紧跑了回来。陈喜殿后，一面留神四周，一面退到树林。

瓜窝棚左近，又恢复了平静。一只大蝈蝈在瓜地里单调地叫着，那“吱——吱——”的长音，传得很远很远。

躲进高粱地的九条龙和另个长对儿金鱼眼睛的家伙，已瞥见了陈喜小豆子的所作所为，把枪掖在衣襟底下，快步走了出来，扶起大把头，连摇带唤：“嗨，快醒醒，快醒醒！”

曹光旦慢慢睁开两只发直的眼睛，

“八路走啦！”

“妈了个巴子的！”九条龙“呸”地吐口唾沫，“什么他妈八路，是那四个送货的穷崽子干的！等我去收拾他们！”

“啊？是穷崽子？……”曹光旦晃晃脑袋，又瘫软下去。

陈喜他们四个怎知道，这些天他们所运的，根本不是什么货，而是胡子急需的军火。

每天清早，胡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两带车子军火偷偷推到岗下平房前边的树林里，然后藏到暗处，监视陈喜他们把车推过一段很长的，容易被人发现的危险路程，一直到歪把山下为止。这便是九条龙规定的“接货、交货，两头不见人，不许停留寻主”的本意。胡子算计，即或路上被八路军发现，也找不到他们的人，顶多损失两车军火，至于四个孩子会受到什么样的追究，甚至死活，他们根本不去理会。满大供出九条龙，可到那时，怕连九条龙的毛儿也抓不到了。一路之上，胡子不断设暗卡子观察，一旦出现什么事，他们立刻会晤见。当然，这一切陈喜、小忙子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今几个，设在瓜窝棚的暗卡子恰恰是九条龙和金鱼眼睛，大把头本是埋在附近榆树屯的“眼线”^①，今儿为和两同伙欢聚，特意把看瓜老头打发走，带着酒肉、饺子，到此一面观察，一面“乐呵”。不料，这情形意外地被陈喜发现，闹出这起事。

^①观察八路军踪迹的暗探。